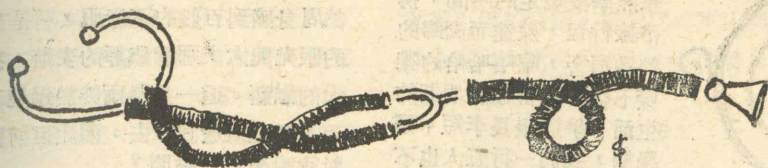


一生的第一次

李小玉



那一天，記得有一個熙朗的中午，我邁着大步漸漸接近了這一所灰褐色的大廈。跨上庭階，門上的木牌寫着一省立台北醫院。

走了進去，寬宏的屋宇，深廣的樑壁，拱成一個泌涼的天地。我定了定神，心中燕念盡去，不由的升起一股肅穆的敬意——從這裡，我踏進了醫院，並且一生厮守着它，直至永遠，永遠。

實習的前序

到達內科前面走廊上的時候，距二時還欠十分，已經聚集了不少同學了。看了看大家的面孔，心中激盪着的欣傲，都洋溢在言表之間。我坐在一排排候診長椅的一端，望着陸續而來的同學，間或的病人，護士，腦中想着很長遠的事；想着將來自己能够行醫時的情景，想到種種的病人，想到醫生的道德及許許多多類似的事情。

二時整，許夢蘭教授偕周燕春主任同來。分組後，大家穿上白衣，分別向各組醫師報到去了。

我們的指導醫師是周主任燕春。周主任的為人別具一格，豪爽、諧趣、而不失一位老練醫師的本色。他替我們上了醫院裡的第一課。

真正接觸病人

我們隨着周主任到各個病房去巡視，白色房裡羅列的鋼絲床上大多躺著病人。我敢說有許多人是沒有看過真正的病人的，因為他們都沒有得過重病，也沒有機會看到重病一重得威脅生命的病；有的病人，肚子充滿了腹水，像爆漲的汽球，快破了；有的瘦得恐怕沒有「肌肉」了；有的爲了恢復腦溢血損壞的手足機能，甚至運動得起了層層厚繭，有的爲了心臟呼吸器官的毛病，艱難地呼吸著；有的已經昏迷三、四天了，喚之不醒，飲食不進。種種情形有不忍卒睹之感。

病人是很可同情及悲憫的，他們多數均已失去了一般人的矜持。長久住在病床上的，一心只能能够再次呼吸到外界天地的氣息；病情重的，充滿了生、死掙扎的孤苦。見到醫師時的問話多是：「我會不會死？」，「我還能拖多久？」之類的話。回

想自己只不過着涼發燒休息了幾天，便咬牙切齒的心情，若用來猜測他們的處境，要發出怎樣幽邃的呻吟和對命運的無可奈何的呼喚。

我們在「看病」

實習的時候，周主任將種種特殊或可資代表的症狀解釋給我們，或者三言兩語的問話便可使我們得知病情的端倪，有時也取出他那橡皮管已經發黏的聽診器，讓我們聽聽雜亂的心音。

根據環繞病房一周的印象來說，覺得肝病及 Cerebro-Vascular Accident 的病人佔了一個不小的數字，其餘耳熟能詳的病症幾乎都能看到。不過就癌症來說，也許由於病的本質的關係，似乎不如想像的多。

那天，我們也作了一個病歷。病歷的採取法在每本書上的記載都是大同小異的，然而它的擷取是一種「藝術」，隨著各人的眼光與經驗，每一件事代表的意識，也可能有所不同；譬如同樣的一幅畫，各人的感受可以不同，是一樣的道理。不過初出茅廬如我者，嚇得早在數日之前便將該問的事記在留好空擋的白紙上，到時候暗暗取出法寶，按部就班一路問將下來，得到一份蠻有根據的記錄，心中就有一些躊躇滿志的感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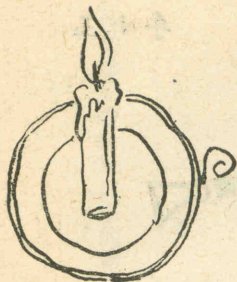
醫病就好像持一串百合鑰去開鎖一般，學識越豐富，越能虛心求證，所能解開的鎖也越多。

天使與晚娘

聽到一位同學說：曾經有一個醫師問道：「你住院以後覺得那裡難受嗎？」病人道：「醫生，護士小姐的脚步聲太大了。」

在醫院裡看到一件事：一位鬢髮俱白的老太太將床頭的紅綉捻亮了。須臾，一位護士走進來，以一響可以引發心臟病的吼聲叫道：「妳爲什麼要開燈？」那位老太太說：「小姐，我頭痛得要命。」護士聽後，一言不發，「叭」的一聲，熄了紅綉，撇起小嘴，走了出去。

由此看來，醫療工作人員的態度確是沒有做到
(下轉第46頁)



難忘的往事

林婉生

每逢新學期開始，對於遠道的同學們說來，是一段最有情趣的生涯。大家照學校規定的時間，攜帶旅行包，殊途而同歸的踏進宿舍，嘻嘻哈哈的喋喋不休，各自傾訴假期的生活，爭道張長李短。這學期，我們一行五人也不例外。可是，就在談笑最

高潮的當兒，我順手掀開書桌上那張灰塵滿佈的報紙，我的喉頭被哽住了。一種感念和激動的情緒頓時瀰漫在我的心中。桌上零亂的放着三根上有藥水乾涸痕跡的湯匙、一瓶「救心」、一支體溫計、一套聽診器、一杯食鹽水、還有四、五張女用手絹。它們鉤起了我回憶。

在上學期最後一堂期末考的前五分鐘，我病倒了。心裡想：兩小時過後便要解放了，無論如何得參加考試。但是，不爭氣的身體却惡作劇；呼吸不斷的在加速，此刻的我已全身癱瘓了。面對考試時間無情的一分一秒直迫近，我的神經傳導作用，其失靈的程度隨着手錶滴答……的節律而劇變。我已發佈了好幾百道「坐起來」的命令，但我的伸屈肌始終無動於衷。無可奈何，眼見我的靈魂就要不附體了。當我再度睜開眼睛看時，噢！同學們、姑姑、弟弟……怎麼圍繞着我？大家的神色怎麼那樣焦慮

藥三，我們的小宿舍，他對人生的領略一定是甜蜜的。因為我們這裡具有濃厚的人情味——分佈在我們師生之間；並且具有最可靠的團結力——表現在我們師生之間。這是我所難忘的親身的體驗，我將終身的感激大家。

(上接第45頁)

盡善的地步。雖然病人有時是使人厭煩的，然而我們既然選擇了醫療，便應該全心全力的愛護病人，從痛苦的深淵中拯救他們。病人心情的好壞能够影響病的本身，是必然的道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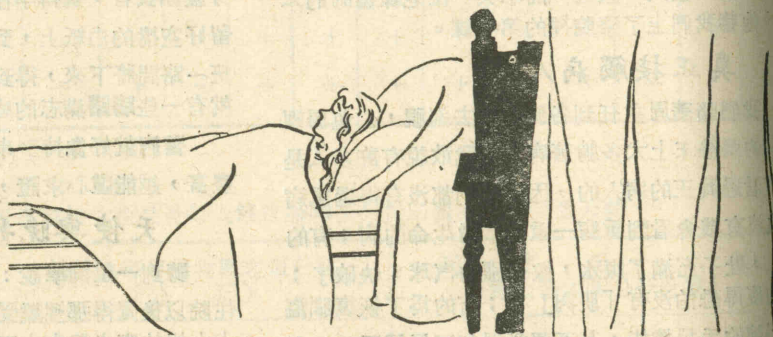
當然，絕大多數的醫護者都是可敬的，我們不能因一粒酸葡萄而砍伐了整株的葡萄藤。

永遠值得懷念的一天

？還有大夫，不知何時却把我的手跟腳接以電極？『要不是罰我坐電椅？』在我驚奇的一問，原來是要測心電圖。這時，我已躺在醫院的急症台上。雖然周身感到百般的不舒服，可是看到了同學們關切的眼光與大夫那種鎮靜的表情，我的精神得到了莫大的慰藉。這一暴風雨終於過境了。我住院療養幾天，馬上被送回家去。因此目前宿舍零亂的一瞥，對我說來是個疑問？

由同學們相告，我知道了就在桌上零亂的一剎間，曾有幾位同學為我的這一突病着急而哭了。有位同學本是風濕性關節炎，寸步難移，她一急之下，忘却疼痛跑去替我延醫。桌上存放的那套聽診器是醫科同學們在學以致用；聽說某同學試我脈搏、某同學觀我瞳孔、某同學聽我心音之後的綜合診斷，以『急症』立刻護送我到醫院去。還有那三根湯匙，原是在緊急狀況下，一來三位藥劑師齊來下藥，後來怕併服了可能導致過量中毒才中止。這湯匙是留下的紀念哩！至今，我的腦海裡猶清晰可復現徐教授與方老師在進病房的一剎那間，那種驚慌而焦慮的神情。記得那一天是奇冷的，可是我仍可看到徐教授額上的汗珠。還有林教授賜予我的金玉良言，至今始終銘在心裡。現在，我已完全康復了。我更感激郭教務長的仁心仁術，從危險萬分的境地，把我的生命挽救過來。記得在他一次廻診的當兒，恰好碰上班上同學們來探訪，在見面之餘，曾言極而親切的賜給我們一句讀書銘言：『歡迎考試』。郭教務長解釋說：儘管他做了多年的醫生，現在還是天天在接受患者的『考試』。身為醫學院學生的我們，對於一學期兩度的考試，實在應該珍重並加以歡迎。

我深深感到，誰若身處在我們學校，尤其是在



五時，主任在辦公室檢討了各人的病歷，我們這一組不幸為病人不實之語矇騙，真是「栽在六十老娘」手裡，遺憾終身。

當夕陽的餘輝仍舊籠罩著這宏偉的大廈，我懷這一顆不捨的心踱出了它，離開了它。一路上，我不時回首遙望著來處，在那裡，人類智慧的結晶正與生老病死作著永恆的奮鬥。而我，在這一天的終將自己奉獻在這神聖事業的面前。